

到克里姆林宫去讨主意

——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1948 年 3 月的谈话记录

原编者按:近年来,俄罗斯公布了大批历史档案,其中有关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档案材料尤其令人感兴趣。^①但有关德国问题以及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形成阶段的材料似嫌不足。1996 年和 2000 年在莫斯科先后出版的《苏联和德国问题(1941—1949):文件汇编》第 1 卷(1941 年 6 月 22 日—1945 年 5 月 8 日)和第 2 卷(1945 年 5 月 9 日—1946 年 10 月 3 日),披露了苏联领导人对德问题政治方针的许多细节。

历史学家深知,即使公布的文献再详尽也不可能完全廓清所要阐述的问题,比如有关斯大林本人立场的材料即有不少缺漏,而斯大林的立场对决定国家政策的总方向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保存有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1947—1952 年间的谈话记录,这些谈话的片断已见诸报刊,1947 年 1 月 31 日斯大林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宝贵材料已公之于众。^②一些文章对这些材料作了综述,着重阐述斯大林对德国问题的基本态度。^③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对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还为倾听两党领导人的“原声”提供了可能。

这些谈话的主要内容并非秘密。德国早在 1994 年就公布了威廉·皮克在这些谈话过程中所作的记录和随后追记的笔记。这些记录足以准确地再现了这些谈话的内容。但斯大林观点的细微之处、谈话的许多细节和具体过程在皮克的记录中很多都没有。这种情况很容易解释,因为皮克记下的主要是那些对他这位政治活动家来说最重要的思想和具体的说法。而由职业外交官作的记录,即使不经斯大林本人,也要经过他的最亲密战友和助手的审查和修改。这些记录较准确和全面地反映了斯大林的思想,从而为更深刻地理解斯大林的某些建议和观点提供了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也能略微暴露出斯大林政治路线真实动机的一些真相。

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会谈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同东欧其他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见相似。他们所有人的表现都让人联想到信徒对圣地的朝拜。因此,对斯大林作为谈判参加者和办公室主人的谈话艺术作出评价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斯大林在办公室接见的都是拜访他的各国政要和外交使团。

① 其中最重要的有:Г. И. 穆拉什科编辑的《俄国档案文件中的东欧(1944—1953)》第 1 卷(1944—1948),莫斯科—新西伯利亚 1997 年版,第 2 卷(1949—1953),莫斯科—新西伯利亚 1998 年版;Т. В. 沃洛基京娜编辑的《东欧的苏联因素(1944—1953):文件汇编》第 1 卷(1944—1948),莫斯科 1999 年版,第 2 卷(1949—1953),待出。

② M. Narinsky《斯大林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1952 年 4 月 7 日的会见:你们应该组织自己的政府》,载《国际冷战史项目简报》1994 年第 4 期(秋季刊)第 34—35、48 页;B. Bonwetsch, G. Bordjugov《斯大林和苏占区: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1947 年 1 月 30 日—2 月 7 日在莫斯科的访问》,载《当代史季刊》1994 年第 3 期(总第 42 期)第 279—303 页。

③ 弗·康·沃尔科夫《斯大林眼中的德国问题(1947—1952)》,载沃尔科夫《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现代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莫斯科 2000 年版)第 118—151 页。

斯大林的名字作为暴君的象征当之无愧地载入了史册。有些著作,特别是历史体裁的政论作品,根据那些人所共知的事实,把斯大林描绘成比20世纪任何一个凶手杀人都多的血腥独裁者。但在有关斯大林的出版物中,也有少数著作是经过严谨的科学研究的,因而特别引人注目,其中一些是外国学者的著作^①,苏联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当推沃尔科戈诺夫的两卷本著作《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

对斯大林的崇拜及其国际威望在二战结束阶段及战后最初几年极度膨胀,而在1949年12月,即在庆祝他70诞辰时达到顶峰。战争年代和战后时期,斯大林在国际舞台上也异常活跃。在他所会见的人中有罗斯福和丘吉尔。所公布的他们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见和谈话的文献表明,斯大林对他相对陌生的角色也能应付裕如,丝毫不向自己那些经验老到的对手让步,甚至有时还略胜他们一筹。在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访者登记簿中,所登记的名字既有前来拜访他的各国外交人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仅在1945年他接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就达15次之多),也有大量的各国代表团和国务活动家。^②

根据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访者登记簿所作的统计,在战争最后一年和战后时期,即1944—1952年期间,斯大林与东欧国家及德国苏占区(后来的东德)的某些活动家及党和政府代表团的会见和谈话共达140次。而在孔策沃等别墅的接见和会谈由于难以统计而未列其中。接见波兰来访者的次数最多,有记录的就达59次。实际上,每一次这样的会见都对解决这些国家命运攸关的问题产生显著的、有时是决定性的、甚至是长久的影响。这些会见是东欧国家苏维埃化、苏联大家庭凝聚化这一政治机制的组成部分。然而令人颇为不解的是,除来访者登记簿的登记外,这些会见和谈话好像一半都没有记录,没有在档案中留下任何痕迹。对于历史学来说这无疑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据来访者登记簿的记载,斯大林共会见东德政治家11次,其中3次是单独会见乌布利希,8次是同人员组成完全相同的代表团的会面。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中保存着其中6次会见(1947年1月31日,1948年3月26日和12月18日,1950年5月4日,1952年4月1日和4月7日)的记录。所有这些记录都是以独立卷宗的形式保存在斯大林个人卷宗中。这些档案加起来有密密麻麻近150页打字纸。其中4次是由B.谢苗诺夫(一次是同科罗特克维奇一起)记录的,两次没有指明记录者,但据推测仍是谢苗诺夫,因为他参加了所有这些会见。其他谈话没有记录可能是因为本来就没作记录,但不排除有些材料保存在别的什么“特别卷宗”里,暂时未被研究者发现或看不到。现有记录为更准确地了解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的许多真实观点和意见以及斯大林某些主张的动机提供了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准确抓住某些原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出身的领袖(及他们所代表的政党)成为本国的实际政治领袖这个时机。而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及其领导人来说,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有其特殊性,这个时机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但是可以有条件地认为,1948年3月26日的会见正是这样的时机。从所讨论问题的性质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会见的时机等方面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① 这里仅举两例:伊·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已于198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R.塔克《斯大林:通向权力之路(1879—1928)——历史与个人》(译自英文版,莫斯科1991年出版)。

② 参见《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来访者。1924—1953年第一书记接见的来访者登记簿》,载于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1994年第6期、1995年第2—6期、1996年第2—6期和1997年第1期。

1947年1月31日会见后的一段时间,发生了一连串改变欧洲面貌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1947年2月10日在巴黎同希特勒德国以前的盟友意大利、芬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五国签订了和约,这是反希特勒同盟的最后一次共同行动。“冷战”加快了这一切的运转速度。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和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的宣布后果深远。讨论德国问题的莫斯科外长会议(1947年3月10日—4月24日)和伦敦外长会议(1947年11月25日—12月15日)无果而终。苏联提出的恢复德国的经济统一、建立某种统一的政治机构、把准备签订和约的问题提上日程等建议,或者遭到西方列强的拒绝,或者被搁置。不但如此,它们还着手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在自己的占领区开始准备货币改革作为在经济上与东部占领区彻底分离的一个步骤。

东西方对抗的加剧也影响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策。1947年9月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日丹诺夫所作的报告提出了原本就相互冲突的国际舞台上存在着“两个阵营”的观点。“整顿”“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不同意莫斯科做法的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受到了批评。苏联、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1948年2月10日在莫斯科的会见是这条道路上的重要阶段,同时也开始暴露出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分歧。1948年2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发生了向共产党交权的国家政变。这一事件更严重地加剧了同西方的紧张关系。最后,从1948年3月中旬开始,苏南冲突进一步加剧,很快酿成苏联大家庭内部的第一次危机。斯大林同威·皮克和奥·格罗提渥1948年3月26日的会见正是在这种复杂形势下进行的。

说到这次会见,还必须研究斯大林这位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一个特点,也就是研究他作为战略家的才能。许多研究斯大林生平和政治活动的人得出结论说,斯大林是个蹩脚的战略家。斯大林善于在任务清楚和目标明确的条件下做事。而斯大林作出的所有具有转折性和战略性的决定无不导致极大的错误、失误和失败。如内政上的农业集体化的决策和1937—1938年波及全国的大规模镇压行动就是如此。在国际事务上斯大林于20年代末向共产国际提出的关于推进所谓世界革命的方针缺乏充分根据。在同希特勒德国关系上的失误,造成了对1941年夏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威胁估计不足,其后果是骇人听闻的,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斯大林处理德国问题这一欧洲“冷战”的中心问题的方法也是一大失误。

斯大林曾经有一次提出把德国统一的口号作为解决地缘政治问题的方针,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实施其在欧洲的所有其他对外政策计划,虽然后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斯大林已不能放弃这一方针了。然而斯大林的想法现实吗?他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他的想法与其他强国的某些目标和对外政策观点是否相容?他没有接受外交部的建议和方案,这一点早已被公布的文献所证实。由此导致苏联驻德军管局既缺乏经过深思熟虑的指示,也造成军管局的行动与外交部不合拍,而且两个机构的活动往往是临时作安排。德国统一社会党领袖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指示同样表明,斯大林对他的“最高纲领”同东德的具体政治过程(“最低纲领”)及西方列强在西德的政策之间的关系缺乏明确的认识。

上述议论是在阅读1948年3月26日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时有感而发的。当然,对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作出全面评价只凭一份文献是不够的。但这一文献至少能阐明苏联政策中某些难以理解的细节。(翻译时有删节)

· 本文献由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弗·康·沃尔科夫撰稿并整理。

斯大林同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威廉·皮克¹和 奥托·格罗提渥²1948年3月26日19时的谈话记录

绝密

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B. C. 谢苗诺夫³（代表苏联驻德军管局），翻译——Г. Я. 科罗特克维奇⁴和 F. 厄斯纳⁵。

皮克感谢斯大林的会见，同时也感谢苏联驻德军管局给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帮助。

斯大林问，军管局确实给予帮助了吗？还是在说恭维话？

皮克和格罗提渥说确实得到了帮助。

斯大林开玩笑似地问，就是说不光是压迫，还是给了帮助？

皮克笑了笑，同意了这一说法。然后他说他来谈政治问题，格罗提渥来谈经济问题。据皮克所说，在同德国缔结帝国主义条约还是缔结民主条约、是统一德国还是分割德国、是促进德国朝着民主方向发展还是通过“马歇尔计划”使德国沦为殖民地等问题上，盟国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德国人民的情绪产生了影响。广大群众对这些矛盾并不那么清楚，但这些矛盾却影响到群众的情绪，特别是在柏林更为突出。西方强国竭力对居民施加影响，引导居民反对苏联，诱使德国人敌视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要吃人、要没收德国人的私有财产，等等。

斯大林笑了。

皮克说，尽管这种宣传很愚蠢，但对在魏玛共和国⁶时期及后来的希特勒统治下受过反共教育的居民却产生了影响。逮捕德国人的事件，由于被捕的人同亲属失去了任何联系，就成了德国人出现反苏情绪的因素之一。

斯大林问，是谁逮捕了这些德国人？

按皮克的说法，是苏联占领当局逮捕的，而

且逮捕后这些人似乎就失踪了，既没有向被捕的人提供同亲属进行联系的可能，也不进行公开审判。居民指责德国统一社会党，说德国统一社会党可以改变这一切，但却不愿意这么做。皮克建议，在实施大规模逮捕时请苏联驻德军管局事先通知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主席，同时允许被捕的人同亲属通信并进行公开审判。皮克解释说，在德国西占区各占领当局也进行了大规模逮捕，但那里允许同亲属联系并随时进行公开审判，这些都有助于缓和气氛。

斯大林问，苏联当局逮捕的可能是些外国的走卒，间谍？

皮克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又指出有些人是由于反动分子告密而被捕的。被抓起来的法西斯分子，比如那些“猎狼”组织的法西斯分子有时招认不利于社会党人的口供，目的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由于这些不实之词，一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年青人和政治上得到德国统一社会党信任的人被逮捕。我们想知道这些逮捕的原因，同时希望释放那些被错捕的现正关押在拘留所的人。

斯大林问，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不就此事给我们写个书面材料。

皮克回答说，他们不想拿这些小事打扰斯大林。

斯大林顺口答道：“这叫什么打扰！”

皮克说，他们想在这里就此事陈述他们的请求，他们认为除保留那些保障安全所必须的措施外，必须对一些方法加以改进。由于进行土地改革和没收法西斯战犯的企业，党在剥夺

私有财产的过程中也碰到了很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党犯了一些错误,不过党当然认为这些民主改造是绝对必要的。

斯大林问,是什么人把土地收归国有的?

谢苗诺夫回答,早在1945年秋德国的有关机构就完成了土地改革,但没有进一步把地产收归国有。没收法西斯战犯的企业是根据德国各州土地委员会的决定实施的,苏联驻德军管局只是批准了这些决定。

皮克承认说,土地改革已经结束了,但没收企业的工作至今尚未开始。

斯大林问,被没收的企业归谁了?

皮克答,归了德国有关管理机关。

斯大林强调,可见这些企业是归了德国公司而不是俄国公司。

皮克提醒说,有一部分企业归了苏联股份公司。

斯大林问,企业归苏联股份公司是现在的事吗?

皮克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占领区再一次展开的没收财产的工作对德国有关管理机关有利。

斯大林问,谁在进行这项工作?

皮克回答,德国有关委员会,但资产阶级政党都反对这种措施。

斯大林说,他斯大林有权管苏联军管局,可无权管德国人。如果对军管局不满,他斯大林接受。如果对德国人不满……

皮克说,他是想以此表明党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斯大林说:“我明白。”

接着皮克说,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特别是在人民代表大会⁷召开时有很大增长。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对“马歇尔计划”,反对建立西德国家。因此与西方强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些国家便对德国统一社会党采取恐怖手段。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党成功地吸引了大批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运动。共举行过两

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是在伦敦外长会议⁸期间召开的。派了一个代表团,但外长会议拒绝听取代表团的陈述。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⁹是在1848年革命¹⁰纪念日举行的,通过了在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的请愿书上征集签名的决定,同时选出了一个由400人组成的小议会式的人民委员会。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还就德国的民主和经济建设问题通过了重要决定。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比较冲动,第二次代表大会则比较务实。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2200名代表,其中460人来自西占区。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2000名代表,其中512人来自西占区。大部分西占区的代表是非法过境的,但很顺利,没有遭逮捕。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有600人,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360人。减少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人数,是想表明人民代表大会不只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事情。

斯大林问,从西占区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人都属于什么党?

皮克回答,80%是共产党人。但也有些著名的资产阶级人士。

斯大林请说出具体的名字。

皮克提到了曾在德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辩论时发过言的、来自明斯特的黑斯特曼教授。还提到其他一些政党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取得了成绩,这可以从各西方强国占领当局采取的反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措施中看出来,这些强国禁止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甚至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进行厚颜无耻的宣传来反对人民代表大会,罗伯逊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也对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侮辱性的攻击。德国统一社会党请求英国政府迫令罗伯逊收回自己的侮辱性言论。

接着皮克讲了人民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情况,其中有300人来自苏占区,有100人来自西占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员共有85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约有10人,其余的是来自其

他政党和群众组织的代表。

斯大林追问道,“社会民主党人也进入人民委员会了吗?”

皮克作了肯定的回答。他接着说,苏占区采取的经济措施,特别是把法西斯战犯的企业转交人民的措施对居民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联驻德军管局第 234 号命令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该命令以“生产越多、生活越好”这一口号为依据。苏占区的经济状况有了某些改善,但仍有很多困难。德国经济委员会¹¹的改组对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与苏占区经济逐渐发展的情况相反,西占区的经济有所下降。那里的粮食状况更糟。

斯大林问,西占区的粮食供应很糟吗?真是这样吗?

皮克肯定了这一点并指出〔西占区因此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罢工〕英国占领当局硬说共产党人策划了把罢工变成起义的计划(即所谓 M 计划)。英国占领当局写道:共产党人还有一个更危险的“P 计划”。德国统一社会党立即发表声明,说这是英国秘密部门发明出来的,想以此打消英国人以后从事这些“计划”的兴致。在这方面党得到了基督教民主联盟驻英美双占区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泽姆勒¹²的大力支持,泽姆勒严厉批评了美国人在西占区的政策,强调美国人的政策导致了贫困,基督教民主联盟将亲自领导罢工。克莱声明,泽姆勒在说谎。当巴伐利亚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再次选举泽姆勒为本联盟驻英美双占区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时,克莱没有批准这项选举。

皮克接下来谈了西占区在肃清纳粹影响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西占区许多管理机关的领导岗位上还有不少过去的反动分子干部。很多司法机关和警察局的头头是法西斯军官。甚至舒马赫¹³也不得不就此发表声明。无疑,舒马赫是英国的走卒,他的声明是想安抚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人和美国人还阻止在自己的占领区实行任何的工业国有化。他们宣传“马歇尔计

划”,据说他们准备向德国提供援助。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宣传不像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那样有效,因为在居民中传播着由“马歇尔计划”所引起的许多幻想。党在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斗争中暂时没能吸引住广大群众跟着自己走。在西占区,德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很薄弱。我们把德共看作受德国统一社会党统一领导的党。德共也声明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原则和目标。在西占区成立了德共和统一社会党共同工作委员会,可这些委员会没有得到占领当局的承认。德共组织有 31.25 万党员,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有 80 万党员。

斯大林问,这是哪儿的数字,是西占区的吗?

皮克回答说是。德共在地方自治代表会中的代表席位太少。在西占区 12 个州的 1 300 个委托席位中,共产党员只有 83 个席位,占 6.3%。

斯大林问,西占区是不是表面上没有禁止德共的活动?

皮克说没有。皮克接着说,在西占区的 2 000 万选民中,共产党人只得到 9.1% 的选票。但德共在企业的影响要大得多,尤其是在鲁尔,那里在选举生产委员会时,共产党人得到 34% 的选票。德共的薄弱还表现在缺乏统一领导上。到现在为止,只是州里有党的领导机关,而州与州的党组织之间却很少合作。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全会决定成立全西占区的统一常务委员会,由三位在西占区工作的富有经验的同志组成。

斯大林问,共产党人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不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政党?

皮克回答,舒马赫坚决反对合并,他把所有试图主张同共产党人合并的人都开除出了社会民主党。

斯大林问,社会民主党人中有没有什么反对派?

皮克作了肯定的回答。越来越清楚,社会

由德国共产党人领导

民主党越破坏工人运动,反对派的人数就越多。舒马赫自己就企图用诋毁共产党人的做法来反对工人运动。

斯大林说他说的是另一回事。如果西占区也有个联合的党就好了。摘掉共产党人这块让许多人害怕的招牌是可取的。这会好一些。这种联合,即使只有少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也就足够了。

皮克解释说,当有人指责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变相的德国共产党时,他们便放弃了两党联合的想法。

斯大林说,假如西占区的社会民主党内有个什么反对派的话,可以让这个反对派进入联合的党,从而实现联合。这难道没有可能吗?

皮克说,有这个可能,他举了多特蒙德的例子,说那里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联合的党组织。

斯大林问,这难道没好处吗?

格罗提渥说,联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占领当局禁止共产党改名,禁止工人政党联合。

斯大林又问了一遍,是禁止联合吗?

莫洛托夫肯定地说是禁止。

皮克指出,西占区当局甚至禁止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开会。

斯大林问,难道占领当局需要共产党人这块招牌吗?然后他解释说,西占区这么诋毁共产主义,现在居民都吓得敬而远之了。

皮克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不来梅,占领当局强令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宣传画上签上德国共产党的名称,用来吓唬居民。

斯大林说,骗子。他们拿这个吓唬人!

皮克说西德共产党人工作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因此前不久作出指示,将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并准备转入秘密状态。

斯大林说,“假如共产党人像波兰那样宣布自己是工人政党呢。”

皮克说可以考虑,但这要得到占领当局的许可,它们可能会反对。

斯大林说,可以试一试,可能不错。

皮克讲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干部、纸张和资金上给予西德共产党人援助的情况。1946年给了西占区共产党人130万马克,今年给了430万马克。皮克请斯大林帮助把“德国广播电台”交还德国人使用,这个电台目前被用来为苏联占领军转播莫斯科的无线广播。西德,特别是鲁尔听不到归德国人使用的柏林中波电台的广播。

斯大林问,“一个电台够吗?”

厄斯纳说,“德国广播电台”是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台。

斯大林询问了瑙恩电台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这个电台在打仗时被破坏了。

斯大林问,从柏林到鲁尔有多远。他又补充说,可以至少给两个电台,这样,德国统一社会党可以使他们的广播覆盖整个欧洲。

皮克重复道,归德国人管的柏林电台,西德听不到。

斯大林问皮克他希望怎么做。

皮克回答,他们希望能把“德国广播电台”移交给他们。

谢苗诺夫说,全德的普通收音机都能收到“德国广播电台”的广播,而收不到柏林中波电台的广播。他认为把“德国广播电台”移交给德国人使用是可以的,但索科洛夫斯基¹⁴反对。*反对?*

莫洛托夫说,苏联驻德军管局当时反对把这个电台移交给德国人是因为这个电台是由四方共同管理的,因此,如果苏联驻德军管局把这个电台移交给了德国人,盟国就会把这个电台夺走。

谢苗诺夫肯定了这一点,他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斯大林说,我们交还这个电台。

皮克说,柏林西占区当局拥有强大的宣传机构,德国统一社会党目前不可能与之相抗衡。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柏林苏占区的宣传活动有所发展,但西占区占领当局对在企业中开展的工作大加干涉,禁止张贴宣传画和集会,当局还建

立了托派组织。今年10月柏林将举行新的选举。皮克认为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来说选举结果不会好于1946年。假如能让盟国撤出柏林的话,他们将很高兴。

斯大林说,让我们一起努力试试吧,或许能把它们赶走。

皮克谈了柏林的工会选举结果,选举中,德国统一社会党丢掉了很多选票,包括冶金工人的选票。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把损失补回来。必须克服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政治宣传上的不力局面,因为,假如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再争取走一些工会组织的话,那就更困难了。在苏占区,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对比对统一社会党有利。在地方自治代表会的选举中,党得到了47.6%的选票,如果加上农民互助会和民主革新文化协会的选票,党得到的选票已达50.5%。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地方自治代表会中的得票率是49.5%。但在某些州,资产阶级政党在地方自治代表会中占有微弱多数。因此,必须同那些在政治问题上,特别是所有制问题上对统一社会党施加巨大压力的党保持联盟关系。就数量而言,德国统一社会党是整个德国最大的政党,有177.4万名党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西占区和柏林共有党员80万人,其中柏林有4.5万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柏林有党员10.8万人。苏占区的资产阶级政党共有党员38.2万人,其中柏林有3.1万人。有400万工人和职员参加了工会。

斯大林问在哪儿?

皮克答在苏占区。其中64%的人是在工业企业、运输业和机关中工作。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内部状况近期有所改善。党内团结不断加强。(但原共产党人和原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分裂出去的危险)敌人的诽谤在党内引起了某种动摇,比如在逮捕问题上。在干部问题上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党必须向管理机构、经济机构、群众组织、党的机关和报刊等部门输送工作

人员。原社会民主党党员中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不多。因此难以遵循人数均等的原则,可能很快就要放弃这个原则了。干部培养问题也很重要。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干部培训制度是这样的:在生产小组和按居住地组成的小组中,每个月都有几个晚上召开讨论政治问题的会议。在生产组织中,有近50%的党员参加这些活动,而在非生产性组织中,则有20—40%的党员参加。在115个区(包括边疆区)中都有区办学校,学员人数达4800人。有6万名党的积极分子已从这些学校毕业。有6所州办三月制学校,有学员620人。党的最高级教育机构是高级党校。其课程不久前已延至两年。该校有200名学员和27名教师,教师的工作负担很重。高级党校下设各种短训班。5月份,一个为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举办的三月期的专修班即将开学,这个班以后将改成一年期的专修班,学员将达到600人。它将为管理机关培养高级干部,也培养一些教师。皮克说党计划在苏占区的6所大学和3所高等学校开设一门必修和必考的新科目“科学社会主义”。选择这个科目是为了抵抗西占区的反社会主义宣传。

斯大林问其他政党同意这么做吗?

皮克说,应该会同意。在德国有许多人在谈论社会主义,但有人却拿截然不同的东西冒充社会主义。甚至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斯大林再一次问是不是所有政党都同意这么做?

皮克继续说,为了实施这一计划需要培养20名副教授。为了抵抗高等学校中的反动影响这样做很重要。因为大学生不愿选修这门课,所以德国统一社会党想把这门课设为必修课。

斯大林笑了。

皮克说,他们会对大学生说,大学生不一定非得成为社会主义者,但假如他们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至少也应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笑着问,怎么样,大学生同意吗?因

为这花的是国家的钱,而不是党的钱。

皮克说他们会接受的,这不会有困难。

斯大林问不会有困难吗?

皮克作出肯定的回答。他又说,苏联军管局的佐洛图欣支持这个主意并估计它能成功。皮克继续说,苏占区的大学和高等学校的16200名大学生中,只有4600名学生是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有4200名学生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占26%),7.5%的学生为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9.2%的学生为自由民主党党员。其他学生属非党派。一些反对分子隐藏在非党派学生中。在学生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占36%,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占19%,自由民主党党员占19%,非党派学生占25%。

皮克说,因此党还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方面的任务也很重大。一开始就赞成“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凯泽尔最近又试图把苏占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拉到西方强国一边。自由民主党内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特别是在反动分子聚集的柏林。必须在这些党的内部找到可依靠的力量,撤开反动分子。只要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声明拥护和平和德国统一,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皮克说,有必要为过去名义上的纳粹分子、从战区过来的移民和部分战俘组建第四政党。

斯大林说,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不反对。他问,没有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他们吗?

皮克说通报了。他说,他们已经开始做起来了,他们出版了《国民日报》。但在挑选该党领导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困难,因为这需要一些既不反对我们,又同我们的联系不太公开的人。

斯大林同意。

皮克说,资产阶级政党强烈反对建立这样的新党,因为他们清楚这个党的发展将对他们不利。

接着皮克谈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成分的变化情况,说他们打算组织一次审查,把那些分别按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两次登记入党的人

清理一下。近来,统一社会党损失了12500名党员,他们之所以退党,部分人是因为对粮食供应状况不满,部分人是因为党的教育工作薄弱使他们不能融入党组织。在这期间又吸收了42000名新党员。必须加强新党员的学习和教育,此外必须在企业中开展吸收党员的运动。

皮克归纳了一下说,他对斯大林有两个请求,一个是有关逮捕的问题,一个是有关无线电台的问题。

斯大林说他记下了。他问妇女工作开展得怎样?

皮克回答说,目前有一个妇女民主联盟¹⁵,在妇女中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

斯大林问青年工作做得如何?

格罗提渥说,自由德国青年联盟¹⁶共有60万成员,在青年中工作开展得也很有成效。

斯大林问,西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人有没有这样的联盟?

厄斯纳回答说有。

皮克说,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工作较为薄弱,虽然德国统一社会党对民主革新文化协会有着决定性影响。

接下来是格罗提渥谈情况。他指出伦敦代表会议¹⁷使德国出现了新的情况。波茨坦协议已规定了制订对德和约的明确程序。但这个程序被破坏了。外长会议作为可以制订和约的机构失去了意义。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谁来缔结和约、缔结什么样的和约。在国际法方面,德国呈真空状态。就政治而言,德国没有政府。盟国管制委员会一连几个月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索科洛夫斯基对伦敦三国会议¹⁸提出严重质疑的3月20日会议后,工作进一步瘫痪。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停止了。目前没有核准德国赔款计划的机关。我们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国家正处于灾难之中并提出一系列口号。如果没有能完成全德任务的机构,德国人民就应该走民族自救的

道路。但民族自救因占领当局的种种干涉而受到限制。伦敦代表会议于1947年12月破产后,西德单独采取了一系列改组经济委员会的重大措施,实际上是开始筹建政府。现在“马歇尔计划”是德国西占区政策的核心。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关于财政改革的争论证明,西德有单独进行财政改革的危险。这意味着德国将在经济上分成两块。单独进行财政改革是“马歇尔计划”针对德国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在西占区,大部分居民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盯着美元,以为“马歇尔计划”能让德国人的生活好起来。但我们认为必须揭露“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后果,因为资产阶级政策没有任何人道可言。事实上,在西德不允许提高产量,不允许发展工业品出口业务,却加大了原料输出,恢复了旧的垄断机关,而且鲁尔又变成了武器工业中心。

斯大林问,鲁尔的生产有增长吗?

格罗提渥说,那里的煤矿开采量提高到每昼夜30万吨。

斯大林询问了鲁尔的冶金生产情况。

格罗提渥说,冶金生产有大幅度提高,这是实施粮食供应奖励制的结果。格罗提渥没有西占区工厂的准确数字。格罗提渥继续说,我们反对“马歇尔计划”,赞成和平;反对垄断,赞成民主。有证据表明,在德国技术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中敌视“马歇尔计划”的情绪不断增长。这些人越来越相信,对德国来说同东欧和东南欧的联系是一种自然的经济联系。这种看法在这些人中间的传播速度甚至比在工人中间还要快。格罗提渥指出,西占区的罢工是非政治性的,但表达了对饥饿的抗议。格罗提渥继续说,反动势力在其宣传中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布尔什维主义、俄国及德国统一社会党,他们把德国统一社会党与俄国等同起来。德国统一社会党正在寻找摆脱这种状况的途径。在这场斗争中最有效的办法是在苏占区建立起码的经济基础。因此,苏占区的经济问题现在被提到了第一位,应该把经济问题与党对全德国发出的经济口号

有机地结合起来。苏占区的工业生产1936年是148亿马克,1947年是94亿马克,这里不包括苏联股份公司所属的企业,如果加上这些企业的产量,苏占区的总产值总共是104亿马克。这样,工业生产达到了1936年的56%。

斯大林问这些计算是否用的可比价格,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格罗提渥说,根据1948年的计划,苏占区的工业产值预计比1947年增长5%。他说,我们想提高到10%,但出现了我们自己克服不了的困难。格罗提渥说,要使工业产值增长10%,必须再进口如下数量的原料:25万吨轧材和钢材,30万吨煤,22000吨棉花,1700吨羊毛,3000吨亚麻,1200吨大麻纤维等。

此外,还必须从苏联股份公司中为德国经济拨出38000吨人造毛和5000吨人造丝。谈到供应问题,格罗提渥说,现在苏占区每人每天供给的热量约1500卡。1950年打算增加到2600卡。但由于农业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如果不从国外进口粮食就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因此需要进口28万吨粮食、12万吨饲料和120万吨油粕。苏占区战前消费的肉和油是60万吨,而现在的产量总共才有20万吨。因此还亏空40万吨。

斯大林问苏占区的人口增加了吗?

格罗提渥说增加了。

当格罗提渥说出油粕的需求数量时,斯大林问不会弄错吧,并说格罗提渥说的数字太大了。

格罗提渥说可能有误。他接着说,必须通过进口饲料和保证肥料供给来奠定发展农业的基础。苏占区需要氮肥15万吨,这可以从苏联股份公司所属企业中拨出一部分。另外,还需要增加12万吨磷酸盐。为生产石灰需要再拨16万吨煤。只有提供这些化肥才能保证1950年的正常收成。格罗提渥又补充说,他所说的这些数字可能不准确,因为他们对苏占区的经济问题还不是了如指掌。接着,格罗提渥请求

不要从 1948 年的收成中扣除任何战争赔偿了。赔偿计划规定了 4 个季度要收走的糖和酒精的数量。接着,格罗提渥开具了党所需要的纸张数字,之后强调了纸张在党的政治宣传和财政方面(党在培训干部和办公经费中的支出很大)的意义。格罗提渥指出,尽管党员人数已经增加,而且党面临的任务也更复杂,但德国统一社会党 1948 年得到的纸张数量却比 1946 年少了一半。

斯大林问需要多少纸张?

格罗提渥回答,现在他们每季度得到 3 500 吨,而苏联驻德军管局能得到 9 000 吨。他们请求每季度能从这 9 000 吨中拨出 3 000 吨给德国统一社会党。

接着,格罗提渥请求斯大林指示苏联上级机关批准苏德合营德发电电影股份公司的合同,根据该合同,德国统一社会党作为公司股东有权依据它们在公司所占的股份参加德国电影的发行工作。这份合同在柏林签署后还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批准。

谢苗诺夫说,这份合同根据电影艺术部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但苏联驻德军管局同意批准该合同。

斯大林问为什么不把情况写来,难道你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吗?

斯大林对格罗提渥说,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的,争取尽其所能。

然后斯大林问,苏占区有没有德国警察局?掌握在哪一方手里?由谁主管?

格罗提渥回答,德国警察局由各州内务部机关主管,也归苏占区内务部中心管理委员会管理。

斯大林问共有多少警察局,装备如何。

格罗提渥回答说警察局的装备很差。

斯大林问警察局的人靠得住吗?

格罗提渥回答,90%的人是党员。他强调,各州内务部部长全是自己人。

斯大林问,在中心地区呢?

格罗提渥回答说也是。

斯大林问,你们不认为应该加强警察局的建设,牢牢控制住它吗?

格罗提渥说,这当然是个关键问题。

斯大林问需要我们什么帮助?

格罗提渥说希望帮助训练警察。

斯大林问,他们有能训练警察的优秀干部吗?

格罗提渥说警察局的干部本来就很少。

斯大林说可以从战俘中找一些。

格罗提渥说,他们已从“自由德国”委员会¹⁹挑了一些警察干部,他还特别提到了柏林警察局局长马克格拉夫上校和某州内务部副部长贝歇尔。

斯大林说,如果需要从战俘中挑人,可以去那儿找。他问,警察局需要多少人定下来了吗?

谢苗诺夫回答,据他所记,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分歧,盟国管制委员会没能就此达成协议,但需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斯大林说,如果需要装备,可以利用我们这儿可能有的德国武器。斯大林强调,警察局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应该认真讨论。它将是有用的。

斯大林问还有什么问题。

格罗提渥说,虽然苏占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他们并不想在西占区采取分立措施之前先实行国家分区治理的措施。

斯大林说,我们也持这种政策。这是正确的政策。

格罗提渥说,因此他们将推迟在苏占区建立议会和政府。

斯大林同意。

格罗提渥说,人民委员会可以讨论某些问题,但它没有行政权,不能通过法律。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但你们仍然应该建立类似于全德议会和政府的机构,或更准确地说建立个雏型。

格罗提渥说,德国经济委员会就是政府雏

型。他们已经在专门的文件中谈了他们对这个委员会的要求。

斯大林说,他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他问文件送到哪儿去了。

科罗特克维奇说,文件是由苏斯洛夫分发的。

格罗提渥从分发出去的有关德国经济委员会的文件记录中读了他特别坚持的那些措施,即年度经济计划未经经济委员会的同意不得改变。

斯大林马上回应道,好,德国人还打算支付赔款吗?

格罗提渥和皮克作了肯定的回答。

格罗提渥继续说,但是,除赔偿计划和占领区支出计划外,别的就不要再扣了。否则不可能刺激工人发扬生产的主动精神。

斯大林说他理解这一点。接着斯大林问,格罗提渥知不知道在数百万马克或美元的赔偿项目中俄国人每年拿多少。

格罗提渥说,计划1948年付12亿马克,这大约是苏占区工业总产值的10%。

斯大林问合多少美元?

莫洛托夫回答,按3个马克兑换1美元的比率,应该合4亿美元。

斯大林问,怎么样,负担重不重?

〔格罗提渥没有回答〕他说他们很孤立,他们认为必须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为此他们想成立一个研究进行贸易可能的委员会。

斯大林问同哪些国家建立联系?

格罗提渥回答,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

斯大林说,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立这种联系。如果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那么西德将失去市场,而东德将有一个良好的市场。

格罗提渥问,明年,苏占区有没有可能制定一个两年或三年的经济发展计划。

斯大林说,如果经济委员会得到扩大和巩固,他认为是有可能的。

格罗提渥说:要学会游泳,必须得下水。

斯大林同意。他说,我们大家一起学。我们过去也什么都不会,后来学会了。德国人有能力。他们学起来不会比我们差。

斯大林还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人民代表大会的什么机关制定出德国宪法并把它提交给西德和东德讨论就好了。这个宪法不应该太民主了,以免吓得人们不敢接受,但这部宪法仍然应该是充分民主的,好让东西德的优秀分子都能接受。这样才更好。应该吸引全体居民参加宪法的讨论。这将为实现德国统一奠定心理基础。

皮克说,人民委员会已选出了制宪委员会,还选出了和约委员会和经济问题委员会等。

斯大林说,成立签订和约的委员会是个表面问题。而制订宪法,他斯大林认为是使德国居民为统一作准备的主要手段之一。不要把统一这个词总挂在嘴边。听多了,人们就厌烦了。应该提出具体计划并吸收居民参与这个计划的制定。应该尽快做起来。关键不在实施宪法。这个急不得。应该使宪法成为使群众为德国统一作好准备的手段。英国人和美国人会极力收买德国人,使他们得到特别的优待。对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人们从思想上作好统一的准备。宪法就是很好的工具,是最好的工具。

皮克说,他们曾试图在1946年党的路线中贯彻这一点。

斯大林说,问题不在这儿。委员会应该制定宪法,而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进行讨论,同意后再拿到人民当中去。这将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需要几年的话,你们会从中得到好处。如果对此作好了思想准备,统一就不会遭到破坏。到时美国人也没办法了。你们如果能接受这个建议就好办了。

格罗提渥声明他们也是这个看法,这为具体的宣传提供了可能。

斯大林同意。全体人民都在等待着,他也期待着得到有关材料。而美国对此根本无计可

西
外
交

施。通过这个办法你们可以把所有居民同人民代表大会联系起来。必须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威信。斯大林说,德国统一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应该通过大力宣传争取德国的统一。

斯大林问还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急着回去。

皮克说是想急着回去,准备乘周一的飞机走。

斯大林问可不可以再多呆几天。

皮克问能不能公开这次访问。经索科洛夫斯基同意,他们已经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书记处成员通报了这次访问。

斯大林说,他们公开或不公开此次行程,我们无所谓。应该考虑一下怎么做对党更有利。对你们来说,公开可能不大好。有人会说,瞧,他们去莫斯科了,得到了莫斯科的命令,社会党人从来没有自我,他们总是奉命行事。他斯大林也不知道该不该大肆宣扬这件事。如果有各政党代表参加的德国经济委员会的什么人来莫斯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这样会把事情搞糟,因为有人会说,社会党人没有自己的头脑。难道不会有人这么说吗?你们商量一下自己决定吧。

皮克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他说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可能快来莫斯科了。

斯大林说,到那时可以公开这次访问,而现在这是党内的事情。

皮克说,他们将把此次访问的情况向党的书记处成员汇报。

斯大林同意。他们派你们来,他们应该听取你们的汇报。你们应该向他们汇报情况。

接着斯大林问,他们能不能在莫斯科呆到周三,那时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可能就有答复了。

皮克说他们可以留下来。因为正在过复活节,即使他们不在柏林,也不易引起注意。

会谈结束时,斯大林关切地询问了皮克和格罗提渥在莫斯科的安排情况,招待他们的伙食好不好。

皮克和格罗提渥对此表示感谢并向斯大林

告别。

谈话从19时到21时30分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记录:B.谢苗诺夫

Г.科罗特克维奇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第45全宗,

第1目录,第303卷宗,第24—49张。

副本无误

注 释

1. 威廉·皮克(1876—1960)——1931—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执委会书记,1946年起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主席之一,1949年起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2. 奥托·格罗提渥(1894—1964)——1946—1954年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主席之一,1949年起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3. B.C. 谢苗诺夫(1911—1992)——1946年起为苏联驻德军管局总指挥的政治顾问。
4. Г.Я. 科罗特克维奇(1916—1992)——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顾问。
5. 弗·厄斯纳(1902—1977)——1945—1946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成员,1947年起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6. 魏玛共和国是德国1919—1933年纳粹当政前的非官方叫法,因国民(立宪)会议工作地点在魏玛而得名。1919年7月31日,在魏玛通过了共和国新宪法。
7. 为争取统一和缔结和约而召开的德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倡议于1947年12月6—7日在柏林举行的。会上选出一个代表团,大会委托该代表团将大会就德国统一和缔结和约问题所通过的宣言通报给当时正在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
8. 第5次外长会议于1947年11月25日—12月15日在伦敦举行,已经着手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的西方强国否决了苏联就德国问题提出的建议,在未定出下次会议召开日期的情况下坚持外长会议提前休会。各西方强国还拒绝接受德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团参加会议,也拒绝听取代表团的陈述。

9. 第二次德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48年3月17—18日,即1848年革命100周年纪念日之际在柏林举行。大会通过了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的决定。西方强国禁止已着手建立地方组织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西占区活动。
10. 德国1848年革命的中心问题是统一和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造的问题。它是遍及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等欧洲各国革命浪潮(得名“人民之春”)的一部分。德国革命的失败延缓了德国人民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
11. 德国经济委员会是根据苏联驻德军管局1948年2月12日的命令成立的,取代了此前存在的苏占区经济委员会。德国经济委员会的组成较为广泛,进入该委员会的有苏占区所属五个州的代表,其权力也非常宽泛,如有权向苏占区地方行政机关颁布法律、作出决议、下达指示等。
12. 约·泽姆勒(1898—1973)——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1947—1948年为巴伐利亚驻英美双占区经济委员会的代表。
13. 库·舒马赫(1895—1952)——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西占区的领袖,坚决反对在苏占区进行革命改造。
14. 瓦·达·索科洛夫斯基(1897—1968)——苏联元帅,1946—1949年为苏联驻德军管局总指挥,苏驻德占领军队集群总司令。
15. 妇女民主联盟在联合了反法西斯的各级(自治市、区和州)妇女组织的基础上于1947年3月成立。
16.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是在采取了一系列得到德国统一社会党支持的组织措施后于1946—1947年间形

成的,该联盟实际上是统一社会党的青年组织。

17. 指1947年11月25日—12月15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五次外长会议。
18. 1948年上半年在伦敦举行了美英法三大国讨论德国问题的单独会议,会议开始几天后,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从1948年2月28日一直持续到6月1日(有间断)。会议完全放弃了由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协定的各强国所拟定的对德和约的原则。比如,此次会议根据会议第一阶段的结果于1948年3月6日通过的报告说,会议的参加者打算把德国三个西占区纳入“马歇尔计划”,这是在分裂德国,甚至分裂欧洲以及进一步背离过去协商好的拟定对德和约的原则和程序的道路上采取的更进一步的行动。
19. “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于1943年夏在苏联成立。它是在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战争局势发生根本转折的形势下由德国的被俘军官和士兵以及德国反法西斯流亡者的代表组建而成的。其领导人之一就是威廉·皮克。作家、反法西斯战士埃·魏纳特当选为主席。委员会开展了广泛的宣传运动。在该委员会的保护下开办了几所培养宣传干部的反法西斯学校。1943年秋天起该委员会下设“德国军官联盟”,到战争快结束时,该联盟的人数已达4600人,包括60名将军和保卢斯元帅。委员会为德国苏占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后来又为东德提供了大量的干部。1945年11月停止活动。

原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2002年第2期

(高晓惠译 责任编辑:王丽华)